



我要我的孩子

Strong

「李太太，你的胎兒不正常，是個無腦兒，我勸妳最好是拿……」

「不?! 醫生，求你再看清楚一點，求您再看一遍……」我焦急地央求大夫，他只好重新再握起超音波探測器再一次在我的肚子上來回滑動，我看得出他很同情我，見他兩眼無奈地看著螢幕，但我却又期待又害怕地等候他的回答，最後他嘆了一口氣搖著頭說：「我的診斷還是一樣。」

頓時間，我的眼前一片黑暗。

「不可能? 怎麼有可能，醫生，我前一胎很正常，而且是您接生的，難道您忘了嗎?」

「我並沒有忘，但是你的第一，第二胎也都是無腦兒啊!」

無腦兒，又是無腦兒，這個在醫學界被認為是基因突變的疾病不是已經離開我了嗎? 為什麼又回來找我了，到底，到底

要折磨我到什麼時候? 逼得我不得不再想起從前那一段以淚洗面的日子。

我的記憶回到了五年前——

記得一開始時是月經遲遲兩個月沒來，懷著緊張的心情到醫院做檢查，其實心中早已有了懷疑，只為求得醫生肯定的答案。當醫生宣佈我懷孕時，我好興奮，好開心，巴不得將這喜訊向全世界的人們公佈，告訴他們我與我的先生自明即將擁有自己的孩子，我要當媽媽了，雖然結婚生子是一件相當平常的事，但又有誰能夠體會出當事者的心情呢?

當我將消息帶給了自明及盼孫多年的婆婆，他(她)倆的反應正如同我想像中的興奮，婆婆還直誇著我的肚子開始要爭氣了呢!

我費了很多的心思去研讀有關照顧嬰幼兒的書籍，跟著流行所謂的胎教，並且

注意營養，我希望我的孩子在我的肚子裏得到最好的照顧。

而自明也忙著購買嬰兒用品及各種玩具，並且不時地注意我的肚子變化，甚至耳朵貼近我的肚子上試圖聽聽孩子的動靜，瞧！初為人父的他，興奮成這個樣子，也不想才兩個多月肚子都還沒凸起呢！

婆婆對我的照顧更是無微不至，不准我爬高，也不准我提重物，甚至連家事她都搶著做，還時常要自明陪我去散步說是產前運動；以前只聽自明說過婆婆所編織的毛衣是一級棒的，但我却從來沒有看過，此次的懷孕令她老人家重新拾起棒針一針一線織起衣服及襪子是準備送給她未出世的孫子見面禮。

在那段日子裏我們共同想像孩子的模樣，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呢？是像我還是像自明呢？嗯！鼻子像我比較好看，眼睛像……就這樣快樂地期待新生命的來臨，我覺得自己好幸福好滿足。但是，這一份快樂及盼望並沒有維持很久。

當第四個月按常規回到醫院做產前檢查，所有的一切隨著醫生的診斷全部結束了，因為在超音波螢幕上我的胎兒是個無腦兒，也就是說這孩子祇有身體及部份臉部而並沒有頭蓋骨及腦部器官，這麼殘酷的事實怎會落在我的身上呢？此刻的我就如同掉入萬丈深淵，我覺得好害怕，好無助，我該如何去接受及處理這件事呢？

「一定是前輩子造孽，冤鬼找上門討債呀！」婆婆在祖先靈位前跪拜哭嚎著，她的期待受到了最嚴重的打擊，無法接受這麼殘酷的事實，我對不起她老人家，我……我能說抱歉嗎？

「沒關係，聽醫生的話拿掉這個孩子，我倆還年輕，還可以再生，就算是這孩子與我們無緣吧！」自明含淚地告訴我，自明，你可知這些話對我而言是多麼的重要，此時此刻的我需要的就是你的鼓勵，雖然我了解你心中也是相當的痛苦，但却自私地想得到你的支持來幫助我重新燃起信心與勇氣，因為我害怕獨自去面對這個事實。

很快地，我又懷了第二次身孕，這一胎我比前一胎更小心了，我避免上公共場所，並且辭去了我的工作在家中休息，這一次我不能再出任何的差錯，什麼基因突變，一定是我太不小心了才會鑄成如此大錯，我必需彌補我的缺夫。然而，我仍然躲不過無腦兒的糾纏，我肚子所裝的又是個無腦兒。

「爲什麼妳所懷的都是沒有頭腦的孩子？我們李家到底造了什麼孽啊！上天要如此懲罰我們？」我無法制止婆婆歇斯底里般的哭鬧，而坐在一旁的自明却不說話地呆望著，我該怎麼辦？這一次不再有人來安慰我，整個家因無腦兒的出現都變了，尤其是自明他變得不再愛說話，常常三更半夜才回家，甚至晚上不與我同床，我覺得跟他愈來愈陌生了，我好想以死來逃避，難道我真的錯在那裏了嗎？還是正如同婆婆說的是冤鬼附身。

我開始迷信地跟著婆婆到各廟宇求神卜卦，聽說那個廟靈驗我就去那個廟拜拜，那裏的偏方有效我也不放過，婆婆甚至在神明前許願，願意長年吃齋換來一個健康的孩子；一向不願意拿香柱拜拜的自明也不再堅持了，我們共同的心願是希望上蒼可憐我們，求祂幫助我們。天啊！就算我前輩子曾經做錯事，就請您懲罰我好了，別把罪怪在我孩子身上，他祇是個未出世的孩子呀！

在恐懼及壓力之下，我懷了第三胎。謝天謝地，上蒼可能已經聽到了我的哀求了，終於賜給我一個健康的女兒，婆婆高興的跪下來感謝老天爺的幫忙，自明也很滿足地抱著女兒不離手，似乎深怕有人要奪走他女兒，畢竟這是我們期盼已久的新生命啊！家中的陰霾總算消失了，親愛的女兒，妳知道嗎？媽等妳的來臨等得好苦！好苦！我的辛苦總算是有了代價了。

經過了這許多年，我原本以爲無腦兒已經離開了我，沒想到又……，不？！這是不可能的，我不相信我如此地倒楣，也許會有奇蹟出現，搞不好是超音波故障，我要這個孩子，除非他出世，否則我絕對

不相信會是個無腦兒。

「醫生，我想生下他。」我堅持地告訴醫生。

「李太太，不正常的胎兒生下來還是不正常的呀！況且妳這麼做……」

「我已經決定了。」

我沒有將這不幸的消息告訴自明及婆婆，我決定自己承擔，況且我害怕日子會回到從前一般的消沈，對了，我還可以去找拜拜，我相信祂們會幫助我的，神是不會害人的，嗯！我是應該去試一次。

我暗中地又開始祈求神來救救我，不管多渾的神水我都願意喝，怎麼可以說它髒呢？那可是神要幫助我特別賜予我的呀！產前檢查祇會消滅我的信心，誰說我肚子中的孩子是無腦兒呀！如果是無腦兒我怎麼會感覺到胎動呢？哦！神的力量已經開始了。

很快地過了五個月，待產的日子終於來臨了。

醫生告訴我，因為我的胎兒沒有頭蓋骨無法擴張產道，必需剖腹生產，這時候，已經無法再隱瞞下去了。

「亞涵，妳為什麼不告訴我們呢？妳這是何苦？」我知道自明相當地不諒解。

「自明求你給我一次機會，不生出來怎麼知道呢？搞不好有奇蹟出現，放心我已去廟中求過了，我們的孩子會是正常的。」我期望能求得他的諒解。

躺在手術檯上，我心中不斷地祈求老天爺的保佑，我無心去回答護士小姐在脊髓麻醉後的感覺，我只覺得天花板上的手術燈不停地轉呀轉……

「哇！」……我聽到哭聲了，怎麼聲音那麼小，那麼尖銳，大家為什麼那麼吵鬧？噢！怎麼不哭了，我的孩子到底怎麼了？誰來告訴我，求你們告訴我我的孩子是不是正常，求求你們，求……

醒來時，我已到了另一個地方，我的肚子好痛，好痛，全身感覺好濕，好冷哦！我剛生產完。

「自明，我們的孩子呢？」我急忙的問著。

「亞涵，忘了他吧！不要再去想了，過去了，都過去了。」

「不，自明我要我的孩子，我要我的孩子……。」

× × ×

後記

這並不祇是一篇故事，而是一件事實，這是我護校三年級在南部實習時醫院一位媽媽不幸的生產史，後來這個無腦兒被我們帶回學校，因為當時仍活著因此住進了保溫箱，他在這世上一共掙扎了廿三個小時又卅分鐘，原本想做為標本，但是因為找不到血管無法打佛馬林而作罷，我們校長是位神父，在他活著時曾經為他受洗，並且替他取名為「若瑟」。

